

ONE PIANIST, TWO SOUNDS AND A SINGLE COMPOSER

一位钢琴家，两种声音演绎同一位作曲家

文/[美]艾伦·柯津

译/盛 方

贝多芬的全套 32 首钢琴奏鸣曲当中，也许只有 10 首属于所谓标准曲目范畴，不过其他各首也常常会听到。每隔几个音乐季，就会有什么人大张旗鼓地来一次“全套”系列音乐会。如此一来，凡是打算开贝多芬全套音乐会的钢琴家就不可避免面临着两种力量的夹攻：一方面的压力是要在人们如此耳熟能详的音乐当中说出一些新东西，另一方面则是避免让人听起来过分急切地要说出一些新东西，结果造成对乐曲的演绎脱离正轨。

钢琴家盖瑞克·奥尔森在本音乐季上推出了三场贝多芬专场音乐会。在 2 月 25 日下午林肯中心艾丽斯·塔利音乐厅的第二场音乐会上，他采取的方针是把两种迥然不同的贝多芬听众偏爱的音响世界结合起来。

奥尔森的乐句采用了一种着重鲜明果断和一闪而逝的风格，以此唤起贝多芬时代所用的 19 世纪

初叶钢琴的声音，虽然并没有太表现出早期钢琴的那种音色，然而他却毫不含糊地表现出自己的雄健气质或者现代听众偏好的当今音乐会三角琴的那种厚重宽广的力度幅度。把这两种方式相结合听起来产生了一种少有的说服力。

奥尔森先生开场演奏的是第 26 号奏鸣曲《告别》——这在贝多芬有标题的奏鸣曲当中是个例外，是由作曲家自己加的标题。这首作品的意图是传达出一种直截了当的情感叙述：一个朋友离去，被思念，又返回，音乐在辗转演进中捕捉到不同程度的失落、沮丧与欢欣。

奥尔森先生沿着这种思路行进：他的开篇乐章演绎出那种黯然神伤，带着微妙与激烈的交互对比，中间乐章的解读富于冥想而非常集中，由此使得他的终曲乐章带有更突出的爆发力。

他演奏的第 24 号奏鸣曲也充

满了活力，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场独奏会的关键曲目却是第 3 号奏鸣曲，他把这首曲目安排在两首晚期奏鸣曲之间演奏。钢琴家们往往喜欢聚焦于贝多芬早期奏鸣曲同海顿之间的关联，但是奥尔森先生却更加清晰地表现出这位作曲家从巴赫那里承袭的遗产。反观整个音乐会，在《告别》奏鸣曲开篇几小节的装饰音上能够暗示出突出的巴罗克影响，这种暗示在第 24 号奏鸣曲的一些段落中也得到呼应。

当然，所有巴赫的影响在三首奏鸣曲过后都被置于一旁。奥尔森先生的压轴节目是李斯特宏大而炽热的贝多芬《第四交响曲》钢琴改编版。这是一首充满诱惑力的混成之作，时而会听到在低声部来自李斯特《葬礼》奏鸣曲的音型伴奏着贝多芬充满张力的主题。

(转译自 2007 年 2 月 27 日《纽约时报》音乐评论)



《妈妈之歌》、《白桦林好地方》(选自全国中小学义务教育课程音乐标准试验教科书四年级第八册第五课)等歌曲都可适当运用平行大小调交替的手法编配钢琴即兴伴奏，从而使伴奏的音响更为丰富多彩。

(待续)